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卷八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云支父字也卽支伯也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釋文石戶本亦作后石戶地名成云戶字亦有作后者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釋文捲音權郭音眷用力貌案戶亦作后此后乃自稱言我捲捲勤勞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

所養成云用養土地所養百姓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司馬云連讀曰輦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爲貴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養者不以嗜養傷身無利者不以求財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釋文李云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俞云翳前無三世弒君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世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譌當据索隱訂正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司馬云子華子魏人昭僖韓侯兪云呂覽貴生篇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爲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書記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釋文司馬云廢病也一云攫者攫書銘廢者斬右手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憂其不得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僖上脫昭字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李云苴有子麻也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俞云聽下者字衍呂覽貴生篇無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避去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王云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有珠字當据補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釋文子陽鄭相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倉之官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言相君過聽有此嘉惠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氾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繻公二十五年鄭繻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又與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強令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智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約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宣云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俞云爲上綦字衍案綦或當作其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蓬戶不完釋文織蓬爲戶桑以爲樞而甕牖司馬云屈桑條爲戶樞破甕爲牖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以爲塞司馬云以褐衣塞牖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釋文弦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釋文以華木皮爲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即樗也說文樗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李云縰履謂履無跟也三蒼解詁蹝作躧云躧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履不著跟曰屣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比周而友成云周旋親比以結朋黨學以爲人教以爲己釋文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不然也仁義之慝司馬云依託仁義爲姦惡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縕袍无表，顏色腫噲，司馬云：腫噲，剝錯也。郭慶藩云：疑噲當爲膾，病甚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挫志。養形者忘利，成云：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致道者忘心矣。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釋文：飦或作饘。廣雅云：饘，糜也。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之，即謂利。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喜得此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釋文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釋文魏淮南作魏司馬本同云魏讀曰巍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許慎云天子兩觀也）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宣云重生猶尊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釋文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俞云從字絕句是也呂覽審爲篇作不能自勝則縱之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篇並作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强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云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

聲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釋文藉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郭慶藩云呂覽慎人篇爲作謂是也古爲謂字通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篇天作大此誤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成云削然取琴聲子路扢然執干而舞李云扢然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兪云德當作得呂覽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案成云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是成所見本德作得與呂覽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illegible]於郎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共縣西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言不惟若此又欲以其辱行漫我也殘汙也吾羞見之因自投淸泠之淵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崿山下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釋文司馬本椆作洞云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釋文司馬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成云加祿二級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禧釋詁禧福也不祈喜不祈福也呂覽誠廉篇作祀盡敬而不祈福與此字異義同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上與尚同呂覽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竝依塗汙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恃也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釋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俞云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跖之爲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讀者勿以寓言爲實也穴室樞戶司馬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釋文禮記鄭注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釋文餔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言憲章文武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俞云極當作殛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多士左傳二十八年傳昭七年傳釋文並曰殛本作極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釋文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親不敢望跖而望履結而還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釋文知音智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司馬云激明也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共讀曰供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朱均不嗣湯武立而天下後世絕滅成云湯武子孫咸遭篡弒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

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成云居居安靜之容起則于于郭慶藩云于于廣大之意方言于大也禮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爲廣大于于重言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成云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縫衣淺帶釋文縫作縫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云縫衣儒服寬而長大釋文縫又作縫縫衣大衣也或作逢禮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釋文淺帶縫帶使淺狹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

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疑有奪文）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成云堯不授丹朱舜爲父所疾）禹偏枯（成云治水勤務致疾）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上句應在武王上而誤倒）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孰同熟猶言精熟討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成云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荷擔采樵拾橡充食子貢遇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

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聽未詳所據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皆離名輕死釋文離力智反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壽由天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成云爲達道者所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二子以身殉國在諸人中猶爲最上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云瘦當

爲瘐字之誤也病瘐一類死喪一類憂患一類瘐字或作瘉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成云微無也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即篇首柳下所云也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文料音聊成云料觸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何不行義乎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無所行則人不見信不見信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上爲殉名利言也若棄名利而反之我心士之爲行亦不可一日不爲義也

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成云多信猶多言也無恥貪殘則富多言夸伐則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信眞是也若棄名利而反之吾心則士之爲行惟抱其自然之道而可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司馬云臧聚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胠篋篇義士作仁義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司馬云以嫂爲室家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常卽恆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言行相反而交戰不亦拂乎成云拂戾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宣云言貴於成事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俞云五紀卽五倫六位卽六紀白虎通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滿苟得曰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釋文弟謂象也流放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成云監明也見也名利二途既乖至理豈明見於无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成云訟謂論說也曰宣云以下無約之言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成云捨己而殉其所不爲成云逐物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反己而求汝自然之道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無問枉直視汝自然以爲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成云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成云圓機猶環中也執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成云徘徊猶轉變意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王念孫云轉讀爲專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承上文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其所爲矣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成云無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背於天然之性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

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釋文作勝子自理云本又作申子自理成云謂申屠狄抱甕之河也一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案申生不得云廉之害作申子自理者是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釋文孔子事下云未聞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盧云疑父母二字當互易案盧說又非義之失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意同抑古抑意字通言抑或知而不能行故推求正道念念不忘而外富貴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上

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人㕥上興名就利之人彼以爲與己同時同鄉而有絕俗過世之士足其專於無爲主於正道足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胡不效之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乃混同於俗化合於世其去絕俗過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其所謂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事情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眞適與否不見於此也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恐而懼喜而快心之眞適與否不見於此也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成云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知爲之有爲不知其出於無爲故雖富貴而不免憂患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埶釋文音勢本亦作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賢過也俠人之勇力而不爲威強俠同挾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我同欲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爲天下必以百姓而動百姓亦不違背其法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知足故不爭无爲故無外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成云四處猶四方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此聖凡之分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廉貪之實非外有所迫也反覵其度量何若而已知之矣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詩衛風不思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黎民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竭美利以奉一己是自害其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與名譽也可以有此賢名而居之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必欲護持其名苦身體絕甘美約素養以持生則與久病長阨而不死者同究何益乎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說文嗛口有所快也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徐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爲侅王念孫云左昭五年傳注馮盛也馮氣猶盛氣案貪欲既多侅塞沈溺於盛氣如負重上行其苦甚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郭慶藩云淮南修務訓高注慰病也與竭互文皆疾也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平居則酣溺體澤則馮怒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成云戚醮猶煩惱也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

疏李云重樓內帀疏窗外通謂設備守具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嗜財若天性財卽性也故曰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郭嵩燾云單亶古字通亶訓但單亦訓但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曲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俞云患文王後爲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釋文將欲鬪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云謂麤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釋文爲便於事也瞋目而語難釋文難如字艱難也勇士憤怒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

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兪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極言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幾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云魯頌敦商之旅箋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案杖持也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鍔劍刃一云劍稜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

地居北以爲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爲劍刃也晉魏爲脊周宋爲鐔成云鐔環也晉魏近乎趙地故以爲脊周宋近南故以爲環也韓魏爲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鋏同一云鐔從棱向背鋏從棱向刃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成云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遠統北海近帶北岳二句應在包以四夷上制以五行論以刑德刑罰德賞也皆以劍言古人有劍論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秋長養則持而不御秋冬肅殺故行用之此劍直之无前直當也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成云四鄉猶四方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三周不能安坐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雜篇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司馬云黑林名也休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澤中高處也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治何術業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鑒而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愼云齊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離於元道釋文又作㕣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司馬云拏橈也音餘顧見孔子還鄉而立釋文鄉或作嚮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兪云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上不肖未知所謂竊待

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巨也成云助我不逮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巨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理也下同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各守其位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成云陵亂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無功於國無譽於民爵祿不持不能保持其爵祿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釋文朝覲不及等比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成云摠濫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成云人不采顧强進忠言）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氣導達其言）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成云苟且順物不簡是非）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詐偽則稱譽之惡其人則毀敗之是為姦慝姚云張本惡作德謂顛倒是非以敗人之德意更譽）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偸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頰或作顏宜云偸拔謂潛引人心中之欲）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變易常節以僥功名是叨濫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知自謂予知也）見過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知此而猶幾於不免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外物不與人爭自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无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理倫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迹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以用也雖菽飲水亦可盡歡故不問所以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不在具殽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臨喪盡哀於是觀禮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惟人事是憂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釋文祿司馬本作綠案祿祿猶錄錄也漢書蕭曹贊作錄錄顏注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湛與沈同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

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若僕從然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適悟爲往妙道眞本也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旁同傍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敬畏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者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宣云言已久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成云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上文云眞者精誠之至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擅者專有之】且道者萬物之所出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見列子黃帝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李云方道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鬻【司馬云鬻讀曰粥十家並賣漿也案黃帝篇作漿】而五漿先饋【釋文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案張湛注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云外自矜飾案語氣不了張注引下有內不釋然也五字】形諜成光【郭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諜徒協反郭云便辟也說文云閒也】

以外鎮人心張注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釋文謂重桀寇過於老人而整其所患釋文整子兮反亂也蘇輿云下所謂任事效功卽所患也言將以己所患者攖亂之也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下云盡胡書親其眞亦儒緩自謂宜云整有釐意一說整與齊同猶致也並通夫饕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黃帝篇多上有無字張注一本無無字案無者與莊本同有無字埋較闇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黃帝篇無乎字二語屬齊君說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成云驗我以功績吾是以驚言往見齊君彼將任事而課功責望甚重將有患亂故以責饕之事推之驚而走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善其能觀察人情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司馬云保附也案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成云旣及升堂滿盆者多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司馬云敦豎也成云以杖柱頤聽其言說立有間不言而出成云忘言而歸賓者以告列子釋文賓本亦作儐謂通客之人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旣來曾不發藥乎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郭慶藩云發廢古同聲通用案黃帝篇作廢張注廢置也舊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黃帝篇之下多感也二字異下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此乎案本文而焉用之其義自明黃帝篇當釋作汝焉用此感也張說非感豫出異者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黃帝篇必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才卽本質也與孟子非才之罪也義同釋文一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人則此心逆物搖汝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宣云無忠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張注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郭嵩燾云漢書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顏注孰審也言旣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詳乎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彼虛舟任運逍遙案巧者以下莊子所增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云緩人名也釋文裘氏地名郭云呻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為儒郭云祇適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宣云喻學問既成必及人使其弟墨緩使弟學墨弟名見下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遵禹道勤儉好施儒墨途別各執見非父黨小兒遂助翟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闔同盍何不也胡亦何也闔胡連文如古書尚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或作埌音浪家也案緩見夢其父言弟之為墨是我之力何不試視我家上所種秋柏已結實矣冤魂告語深致其怨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有墨性故使墨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人猶言此人成云言緩自恃己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

緩也齊人鑿得井，行李汲而飮之，井主淺水，至捽飮者之頭，不知泉之天然也。喩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怨之。緩[illegible]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釋文：「知音智。」案：以、已字同。德之爲言得也。言知得之爲德而自見其德，已爲不智，況於有道之人而可不因任其天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上文云「巧者勞而知者憂」，是爲天所刑也。德充符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不以有道自命，則可逃遁天之刑矣。說又見養生主篇。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此所以爲聖人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捨己以徇物，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成云：「運知則易，忘言則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之，往也。成云：「詣於自然之境。」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成云：「復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淸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千金之家，單同殫，盡。

也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宣云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郭云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矣宣云以理之不必然者而各必其所偏見則兆爭生矣順於兵故行有求宣云備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雖有兵不可恃小夫之知釋文音智下爲知同不離苞苴竿牘宣云裹曰苞藉曰苴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司馬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勞於蹇難淺薄之事而欲導羣物以成兼濟之功虛形器以合太一之理若是者已爲宇宙之羣形物累所迷惑安能知太初杪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郭云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俞云釋文冥本亦作瞑又音眠是也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注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无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甘眠與甘寢義同淮南俶眞訓甘瞑於溷瀾之域卽本此文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淸宣云出於虛歸於虛寂以喻至

人之自然流行也宇言人見小而遺大也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敔謂上小大大寧無爲泰定之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秦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阨同隘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司馬云槁項項槁也黃馘面黃熟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宣云貞同楨曰殆哉圾乎郭云圾危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宣云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從事華辭以支爲旨以支辭爲正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覛示同楷其聰明是不知也胥於矯偽是不信也忍飾性以示民而此不知不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之於其神此豈足以上民乎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彼謂仲尼女謂哀公頤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彼待我而養與有此誤舉猶之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爲是難治也難於圖治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德非上天布施之大道商賈不齒世之賤商賈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抑之不與士民齒雖或因事齒之而其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心之神理仍有不齒之見今以德相布與商賈何異神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微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郭云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郭云靜而當則內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小古字通用離同罹下同訊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成云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成云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釋文：愿，謹慤也。俞云：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愿與溢義正相反。）有長若不肖（成云：心實長者，形如不肖。）有順懁而達（柔順懁急而內通事理。）有堅而縵（外堅強而內縵弱。）有緩而釬（釋文：釬，胡旦反，又音干。急也。案：外舒遲而內悍急。）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宣云：進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多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多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則難理。）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猝則難辨。）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宣云：急則易爽。）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貪，危易改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不正也。或作則。俞云：上文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其云或作則，當從之。國語周書：威儀有則。周書官人篇：醉之酒以觀其恭。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郭嵩燾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所謂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男女參居，而觀其色之邪正。）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以九事徵驗雖至不肖之人亦得其情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成云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傴僂俯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如而夫者郭云而夫謂凡夫也一命而呂鉅郭嵩燾云方言呂長也說文鉅大剛也亦通作巨大也呂鉅謂自高大蓋矜張之意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釋文協同也唐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宣云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有多竅如有睫然賊何如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及其有睫則方寸之內審視多端內視而敗矣多紛擾之害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謂耳目口鼻心而心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呲其所不為者也郭云呲訾也成云心所好者自以為是所不為者蓋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宣云：自恃故也。緣循，成云：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佒，釋文：偃佒，守分歸一也。郭嵩燾云：尋釋文意，偃佒卽偃仰，猶言俛仰從人也。困畏，郭云：困畏，怯弱也。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不若人，與上俱過人對文。三者皆自處於不若人，然必通達。知慧外通，逐外者其神勞，下文所云其功外也。勇動多怨，壯往者仇隙衆。仁義多責，言仁義者責望厚。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云：傀然，大悟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傀爲大，是也。肖當謂小。方言：肖，小也。廣韻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達大命者隨，大命謂天命之精微，達之則委隨於自然而已。達小命者遭。小命謂人各有命，達之則安於所遭，亦無怨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李云：自驕而穉莊子也。郭慶藩云：穉亦驕也。管子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穉，驕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郭慶藩云：北堂書鈔簾部、御覽七百重引司馬云：蕭，蒿也。織蒿爲薄簾也。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釋文鍛椎破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宣云言殘食無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祭宗廟曰犧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釋文叔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偏見平天下其平仍是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爲之使成云自炫其明以應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神者徵之宣云任神理者則無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專用己智入於人宣云溺於人事其功外也其功力皆徇外矣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道也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宣云其有謂所學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旣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出獨與衆異宣云又設問也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又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若孔子言顏氏之不違宗主也

謂自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淳粹不雜謂之神妙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成云凝然不假謂之至極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隨物見端謂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道之緒餘以法爲分以名爲表宣云以法度爲分別以名號爲表率以參爲驗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以所操文書爲徵驗以稽爲決宣云以稽考所操而決事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云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此爲序也官職是名法之迹以事爲常事謂日用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蕃息謂物產畜藏謂貨財兼養及無告之人民之理也宣云又一等人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云本數明故末不離六通四辟釋文本又作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

有之宣云言史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上儒者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宣云六經所由傳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釋文道音導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設施也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宣云百家所由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成云韜光晦迹道德不一成云法教多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言一隙之明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郭云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釋文稱尺證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道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

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者侈不以事靡費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成云矯厲也用仁義爲繩墨以厲其志行而備世之急郭云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尚儉素禽滑釐翟弟子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循順也其爲之大過特己之大順而已不堪教世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成云非樂節用墨子書二篇名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釋文化同己儉爲汎愛兼利郭云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鬬爲非其道不怒成云克己故不怨怒於物又好學而博不異郭云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不與先王同不以先王爲然毀古之禮樂郭云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今墨之道尚未敗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嵩燾云釋詁觳盡也管子地員篇又次曰五觳觳者薄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自爲之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宣云非王者之道墨子稱道曰稱其道之所出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支川而不及名川呂覽始覽篇淮南地形訓並曰名川六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槖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則應作槖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棰也司馬云盛水器

也九本亦作鳩聚也郭嵩燾云雜匯諸川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莫定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成云後世墨者翟之弟子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蹻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云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學墨人韓非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鄉陵氏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李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鄧陵疑即鄉陵形近致譌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倍譎倍異詭譎也自謂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宣云非彼說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宣云是說觭同奇釋文仵同也案奇偶本不同強以相應則無不可同以巨子爲聖人宣云巨子墨之高弟釋文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爲之尸成云以爲師主冀得爲其後世宣云思繼其統至今不決宜云其敎不絕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成云意在敎世所以是也

爲之大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相進猶相競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宣云亂天下之罪多救天下之功少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眞天下能好人者也兪云即孟子墨子兼愛意將求之不得也將求救天下之術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用兪云即心誠求之意雖枯槁不舍也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兪云即孟子摩頂放踵爲之意才士也夫可謂竭才之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爲物累不飾於物不自矯飾不苟於人無所苟且不忮於衆無所忌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天下生民爲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必求有餘也以此白心宣云暴白其志之無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姝覬謨籍蓍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性與救合故鬪風悅愛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郭云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釋文始首也崔云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

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爲心行案言我心如此推心而行亦如此以聏合驩釋文聏崔音而郭音餌司馬云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驩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以調海內强以其道調之請欲置之以爲主請欲時君皆置此心以爲主見侮不辱不自謂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寢息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不取其說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上時君下謀臣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其言若此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成云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案宋尹見爲置餐者言請欲先生惟置五升之飯足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宣云又言我必得以自活哉圖活民命傲救世之士耳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外物以爲身故飢飽弗計人皆自炫其明然計較太多雖有益於世而莫之爲故宋尹以爲彼之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

宣云外以此救世以情欲寡淺爲內宣云內以此克己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大小精粗亦不過如是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盧云作不黨是易而无私成云平易決然无主宣云決去徐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宣云隨物而不生兩意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旁顧無巧謀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俞云據下文彭蒙當是田駢之師愈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齊萬物以爲首宣云以此爲第一事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必有未應選教則不至必有未受教道則无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所謂齊也是故愼到俞云史記孟荀列傳愼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愼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棄知去己成云息慮

棄知忘身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釋文泠汰猶沙汰也泠音零案言到雖棄知去己而因必不得已始沙汰人物一番守此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如不知將薄有所知而已近於傷之者也此到之棄知成云鄰近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釋文謑髁訛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謑髁不正無可任使而以天下尚賢爲笑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天下大聖爲非卑之無高論也椎拍輐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椎拍故未泯合釋文輐圓也案郭釋椎拍謂如椎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椎重拍之無不合矣是椎拍之義言强不合者使合也輐斷謂雖斷而甚圓不見決裂之迹告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庶無累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知音智案不師人之智慮不問事之前後魏然而已矣大公平易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宣云迴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羽自空而下旋轉不定若磨石之隧磨文石作隧道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不見非責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無過罪何由

至是何故假設疑問言何故能如此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无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譬彼無知之物不建己以爲標準故不
來指日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
則亦無咎矣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到之言推極於此无用賢聖夫塊
不失道何用賢聖爲哉彼土塊亦不失爲道也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
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詫焉而已田駢亦然其言相同舉到以包駢學於彭蒙得不
教焉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得也舉蒙之弟與師而蒙可知自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與慎到言至於若無知之物無異其風窢然惡可
而言向郭云窢逆風聲言古道人之風教窢然迅過惡可言傳常反人不見觀常反人之意議不見爲人
所觀美下文云以反人爲實而不免於魭斷即不得已而用斷決亦惟與物宛轉不免於慎到之輐斷輐魭

音義同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郭云韙是也案謂彭師之言是中有非於道則未見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故此三人者直謂之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梗概皆嘗有舊聞如棄知去己必非無所師承乃其緒論去之彌遠耳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事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郭云寄之天下皆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宣云此虛玄無為之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即老子也為喜著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俞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吏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十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未見也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成云建立言教以凝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成云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

宣云己無私主隨物同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宣云皆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和自得則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成云和而不唱有而不積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處於不能而能爲天下谿宣云處下待輸知其白守其辱絜而不爲自絜爲天下谷宣云居虛受感應而不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郭云獨立自足之謂宣云疊一語甚言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宣云不先故徐不先則少事少事故不費无爲也而笑巧無爲似拙而可以笑彼巧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人求福不已己獨委曲以保安全曰苟免咎禍而已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成云以深玄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云從李氏本改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地與我並生。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神明往而不知所適。萬物畢羅，宣云：無不包也。莫足以歸，無可為我歸宿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釋文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之言，荒，大也；唐，空也。无端崖之辭，無端可尋，無崖可見。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釋文作而儻，無不字，近之，謂忽然而至也。不以觭見之也。成云：觭，不偶也。宣云：言不以一端自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語，猶正論。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言為說。已見寓言篇。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也。重言，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為真，故曰所以已言也。寓言以廣人之意，所謂藉外論之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來，寄於至高之境。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於真之至人，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而不敖倪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驕亢之見。敖倪與傲睨字同。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不責人之是非以與世俗混處成云譴責也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釋文瓌瑋奇特也犿本亦作抃同芳袁反又數暱反李云宛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言滑稽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夫其詞理充實不能自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同闢深閎而肆宣云放縱也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可謂調適而上達者矣蘇輿云此即篇首所謂不離於宗者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遺芒昧如不可見未有能盡其妙者惠施多方方術也其書五車言其多其道舛駁郭慶藩云司馬本舛作踳文選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踳讀曰舛舛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舛馳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淮南俶眞訓二者代謝舛馳汜論訓見聞舛馳於外說山訓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僢馳義亦同也其言也不中中竹仲反厤物之意

曰其歷指事物之意有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杜撰小一
以配大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天地一致山澤均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
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然止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如寒暑晝夜是萬物畢同畢異也方謂之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宣云
謂之南已有分際舉一以反三也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
來作至連環可解也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虛不貫於環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擬議地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卽是處南與鄒
衍瀛海之談又別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大我非小惠施以此為大
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自以為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

此曉示辯人，辯人亦樂之也。**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鳥何自有也。**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宣云：稱王自大。**犬可以為羊**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為羊矣。**馬有卵**成云：胎卵溼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丁子有尾**成云：楚人呼蝦蟆為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案蝦蟆初生，無足有尾，聞雷發足出而尾沒矣。**火不熱**宣云：人皆火食，是不熱。**山出口**宣云：空谷傳聲。**輪不蹍地**輪轉不停，蹍地則何以轉。**目不見**宣云：見則何以不自照。**指不至，至不絕**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物，是不絕也。至字緣上而誤，遂不可通矣。**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蛇長龜短，乃物之滯情。今欲遣此迷惑，故云龜長於蛇。俞云：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意。**矩不方**宣云：天下自有方，非以矩。**規不可以為圓**宣云：天下自有圓，非以規。**鑿不圍枘**成云：鑿，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宣云：枘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飛多以畫，故云影未嘗動。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

若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爲之也專以鏃矢言是有不行不止之時矣狗非犬成云狗犬同實
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
宣云二色與體爲三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烏知白之不當爲黑乎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
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故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
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云桓團公孫龍並趙人辯士客遊平原君之門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
行於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彫飾人心改易人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
之心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同智與人之辯
及其同遊之人所辯論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案爲怪謂騁其譎異
此其柢也俞云柢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氏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爲最賢自以爲解理最賢於眾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以天地爲壯

於己也施存雄而无術司馬云施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釋文倚本或作畸同李云異也成云姓黃名繚不偶於俗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成云不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徧為萬物說成云徧為陳說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成云加奇怪以騁其能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成云不能和適弱於德強於物內弱外強其塗隩矣隩曲而隱也非大道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用也夫充一尚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而可何須逐物邪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自安定其心散於萬物而不厭成云散亂精神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李音殆放也宣云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喻響大而高聲不知聲宏而響

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悲夫